

银杏黄,枫叶红

□管淑平

北风起,银杏飘落,枫叶纷飞,此时的我,才意识到秋天已悄悄远去了。

初冬的天气,一下子阴沉了很多。天空并未下雨,只是风,有些不知疲倦,从早到晚,呼啸着,嘶叫着。

不过,清晨或是傍晚,总会被那如纱般的雾所吸引,黄的,红的树叶在雾中若隐若现,想要看清楚时,雾又调皮地涌上来,一层复一层,慢慢盖过你的眼睛。

那些零零散散的叶子,有些倔强,有些执拗,在寒霜中,隐约透着一种卓尔不群的风姿。

等雾气散去,粗壮挺拔的银杏树终于显露了出来。盘虬卧龙般的枝丫上,缀满了金灿灿的银杏叶。每一片叶子如同一把把小扇子。风一紧,一枚枚的扇叶,便轻轻摇曳,婆娑作响。

脚步踩在这些被风吹落下来的小小的银杏叶上,每一步都很轻柔,没有枯叶般的清脆声,而是带着点潮湿的水汽,能够听到哒哒的脚步声。这些银杏叶混合着雾气与露水,沉沉地躺在大地宽广的怀抱。

初冬的另一处风景,莫过于如火如荼的枫叶。枫树的枝干错综复杂,如迷宫一样地展开。一张张手掌似的枫叶,想方设法地紧紧抓住枫树的枝

丫,摇摇欲坠。

那枫叶,宛若喝醉了一坛女儿红,脸颊泛着醉意,透着一抹胭脂红。记得小时候,在我上学的路途上,总会经过一片枫树林。那林子,橙红的一大片,火一样的燃了起来,时而,还会有枫叶飘落。每次上学或者放学路上,经过那片林子,就像是闯入诗境。

于是,我的书本里,不知不觉地多了一些银杏叶与枫叶。每次翻开时,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,悠悠地从书本里飘出,流溢在空气里。心旷神怡。

这小小的银杏与红叶,并不是别离的信号。有它们在,似乎秋天的远去才不会显得伤怀,而是多了一种潇洒与从容。寒冷,在门外等候多时,这些小叶子,以轻盈曼舞的方式,迎接冬天。

看着眼前色泽分明的纷纷扬扬的树叶,不禁令我如痴如醉。一转眼,却发现,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妇,头发发白,面色慈祥,正相互搀扶着,一步一步地慢慢地走下台阶。他们的背影,像是印在了这幅红叶图里般的,越来越远。

萧萧北风里,银杏红叶落。又一个冬天来临,心头也多了一种紧迫感,余下的时光,都是馈赠,且弥足珍贵。



枫树



小雪,小雪

□赵仕华

小雪,小雪,
轻轻飘落在故乡的山头。
那是我儿时的乐园,
如今却成了我心中的乡愁。

小雪,小雪,
覆盖了故乡的小路。
那条曾经熟悉的路,
如今已被岁月凝固。

小雪,小雪,
飘落在故乡的屋檐。
那扇曾经温暖的窗,
如今已被时光搁浅。

小雪,小雪,
洒满了故乡的河流。
那湾曾经清澈的水,
岸上已无牧童和老牛。

小雪,小雪,
唤醒了我对故乡的思念。
那些曾经美好的时光,
如今已成为永恒的回忆。

小雪,小雪,
让我在宁静的夜晚,
感受到故乡的温暖,
抚慰我内心的乡愁。

冬来腊菜香

□李成林

小雪过后,又到了腌制咸菜的时节。走在乡村道路上,时不时看到一串串晾晒的腊菜,及腊菜散发出的特有香味。

我们这一代人,是吃咸菜长大的,对咸菜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,咸菜是庄稼人的主菜。那时候没有冰箱,没有反季节蔬菜,在冬天除了吃白菜萝卜,最开胃下饭的就是咸菜。中国各地的咸菜各有特点,互不雷同。北京的腌白菜、天津的津冬菜、保定的春不老。鲁迅《风波》里写的蒸得乌黑的干菜很诱人,想必也就是咸菜。

“白米干饭老咸菜”,就是庄稼人最好的生活了。腊菜的学名叫雪里蕻。它是芥菜的一个变种,腌制后被人们称为咸菜。这种蔬菜的叶子有深裂,叶子边缘皱缩,腌制后味道咸鲜可口,种植方法和制作方法都比较简单,而且它生长快,产量高,偶尔窜进菜园的家禽也不吃雪里蕻的叶子。

我腌制的咸菜不咸不淡,不酸不臭,很受家人的喜爱。其实,腌制咸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是过去多少年来家家户户都很熟练的家常技艺,讲究的是细心和用心。我腌菜的一招一式,都是由母亲传承而来的。

小雪过后,母亲先把菜园里的雪里蕻连根铲掉,在地里经过半天的晾晒,它的茎叶都软了下来,然后用竹筐挑到池塘边,一棵一棵地清洗。洗菜既是体力活,也是技术活。要把每片菜叶、特别是每一根菜茎根部的泥沙洗净,不但需要体力,更需要耐心。然后把洗净的菜一棵一棵倒挂在绳子上晾晒。晾晒也要把握好标准。晒得太干,腌制好的腊菜吃不动;晒得太湿,腌制的腊菜容易腐烂。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技能,都需要长期的摸索尝试。

晒好后的腊菜放在竹筐里,用菜刀切成段状。要切得长短一致,既不能太长,也不能太短,然后用食盐拌匀,揉搓。如果想让将来的咸菜更有味道,也可以放一些生姜末等调料,但千万不能多放,以免咸菜“走味”。拌好后的腊菜就开始装坛,而且要装一层,捣一层。母亲习惯用家里的棒槌捣腊菜,一坛子腊菜装满了,通常会有很多的腊菜水溢出,用搪瓷缸把菜水通尽,最后用一块圆石头压住。这样,一坛子咸菜就腌制完成了。

腌制后的咸菜,一个月后就可以食用了。咸菜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菜肴,却是家常主菜,在餐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时至今日,大鱼大肉之后,人们依然没有忘记,只不过,它变成了“外婆菜”或“奶奶菜”。这样的称呼,含着回忆与传承的深意,也洋溢着浓浓的家和亲情的气息,一如咸菜一样,有着别样的芬芳。

邂逅一株菊

□杜纪英

下班回家途中,邂逅一株菊,仿佛穿越时空的邂逅,让我心中荡起涟漪。

这株菊,不同于那些娇艳欲滴的玫瑰,也不同于那些浓郁芬芳的牡丹,只是静静地盛开,淡淡的芬芳,恰到好处。

小时候在老家,奶奶种了好多菊花,平日也不需要过于精心照料,却在寒霜的深秋初冬傲然绽放。从此,我爱上了菊花,或许爱的是那份清冽的凉爽,是那份深邃的寂静,是那份深情的思念。她不需要浓烈的阳光,也不需要细致的呵护,只需要静静地等待,等待着那个属于她的季节。她不与春争,在这个季节里,悄无声息地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,散发出最迷人的香气,仿佛在告诉我们,生命的美好在于等待,而等待的过程也可以是如此美好。

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骚客不吝笔墨,纷纷写诗填词咏叹菊花的神韵,尽情抒发对菊花的爱慕。菊花以她的美丽和高雅融入了人们的生活,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典范之一,是一种让人陶醉的花朵。每当菊花盛开的季节来临,她们用她们的芬芳和鲜艳点缀了整个季节,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喜悦。她的花朵如同喷薄而出的火焰,绽放在绿意盎然的世界中。那一片片花瓣,仿佛是上天的指尖轻轻拂过,带来了丰富的颜色和动人的光泽。有红的,如同火焰般燃烧;有黄的,宛如金子般耀眼;有白的,纯洁无瑕。无论是哪一种颜色的菊花,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,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。

无限枝头好颜色,菊花的花朵如同同一轮明月,高悬在碧空之上。那一圈圈花瓣,仿佛是月光下的水

波,静静地荡漾着。每一瓣花瓣都如同月亮的弯曲轮廓,细腻而富有层次感。当微风吹过,菊花的花瓣轻轻摇曳,仿佛在诉说着她们的心声。她们的美丽如同明月的光辉,照亮了整个夜晚,给人们带来了安慰和温暖。她的花朵如同一首美妙的音乐,飘散在空气中。那一朵朵菊花,仿佛是音符在舞动,跳跃着优美的旋律。无论是微风拂动花瓣的沙声,还是蜜蜂在花丛中嗡嗡的歌唱,都让人心旷神怡。菊花的美丽如同音乐的节奏,让人陶醉其中,忘却尘世的烦恼。她的花朵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,展现在人们眼前。那一片片花瓣,仿佛是画家的笔触,勾勒出绝美的图案。每一朵菊花都有着独特的形状和纹理,如同大师的杰作一般,让人流连忘返。菊花的美丽如同画卷的色彩,让人陶醉其中,心旷神怡。

邂逅这株菊,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,生命的美好在于等待,等待的过程也可以是如此美好,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,用心去爱,用心去等待,我们的生命便会更加美好,让人们有闲情逸致去享受这份安静,一起去等待那份美丽的花开。

那份宁静和深情,让我想起了人生的旅程,我们总是在匆匆忙忙中度过每一天,却忘记了停下来欣赏身边的风景,也忘记了深深地爱着我们所爱的人。

菊花是大自然的恩赐,她用她的美丽和高雅,点缀了深邃的大地,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喜悦。每当看到菊花盛开的季节,人们都不禁为之动容。她们的美丽如同诗人的诗句,让人陶醉其中,流连忘返。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菊花海洋中吧,感受她们带来的无尽魅力吧!

寂静的角落

□耿艳菊

一棵树的枝干做成的长凳,年头久了,平面处的裂纹,乍看像被遗落在光阴深处的泛黄的画卷。两把灰白色的木长椅,一前一后,像两条平行线,在各自的世界里延伸着清宁。

几棵银杏在长凳长椅周围散漫地生长着,枝叶蓬勃成这个寂静的角落,玛瑙似的忍冬果累累垂挂。忍冬树下,一只蓝孔雀悠闲踱步。

园子来过多次了,却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寂静的角落。一见钟情,这样的词语形容那一刻的喜悦,着实不为夸张。正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,你欣赏的风景在他人眼里不过平平常常,你的白菜萝卜的光独照在你身上。

一同来的游园人经过这个寂静的角落,就像经过一棵不起眼的小草一样,径直向前走去。

这次来园子本要是看麋鹿的,我突然不想去了,想好好待在这个寂静的角落一会儿。大家早走远

了,望着他们热闹的渐渐模糊的背影,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失落,这时,内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平静轻松,仿佛这个地方我们早就相识,有一种很熟悉的亲近感。

现在,这里只有我和那美丽的蓝孔雀。蓝孔雀不怕人,我定定瞅着它,它扬扬头,似乎也在瞅我,然后又继续闲庭信步。

一缕光照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,心里突然蹦出两句古文:“潭中鱼可百许头,皆若空游无所依,日光下澈,影布石上。”此时此境的悠闲轻松,让人有兴致,遂朗声背了一遍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。这个地方,很神似小石潭的清幽,寂寥无人,纵使高声诵读古文,也不用担心打扰到别人,也不用承受别人异样惊讶的目光。

蓝孔雀仿佛很乐意听这些古诗文,看那优雅的步伐就知道了,缓缓的,停顿,缓缓的,又停顿,极有韵律感。

那些树木石头就更不用说了,

它们就是古诗文里的成员呀,从古至今一直生活在那里,古诗文是它们的家园。它们在古诗文里超越时间的限制,成为永不老去的美好意象。

有一次,我在另一个园子的湖边,也是寂寂清清的一个人,趴在白石栏杆上看阳光照射下湖水的涟漪。不知不觉的,就背诵起《长恨歌》,背着背着,只见一只很大的乌龟浮出了水面,仰着头,静静地待在水面上。一会儿,孩子过来了,看到这么大的乌龟,很惊讶新奇。我笑着说,它听到我背诗才出来的。孩子当真信了。

我们说话的间隙,乌龟又潜回到水中,看不到了。孩子央我再背一首诗,请乌龟出来听。我当然没有把握,刚才也许是凑巧而已。不过不想让孩子失望,我接着又背了《琵琶行》。

乌龟还会出来吗?孩子紧紧地盯着湖面。正如韩愈的诗中所说“潜心默祷若有应,岂非正直能

感通”,《琵琶行》背到三分之二处,乌龟再次浮出了湖面。

这一次也许仍属偶然,可内心里不由得很感动。让人相信这个世界处处是温暖有情的,处处都有让人可敬的地方。

坐在此地,想起这桩旧事,依旧感动。心诚则灵,也许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吧。万事万物,没有十分冷漠的,任其再坚硬,也有柔和温情的一面。

喧嚣的地方,往往浮躁,静不下心,看到的也常是表面上的浮光掠影。而人的心灵在纷扰万象里,其实也是一个寂静的角落,时不时的,人得从喧嚣热闹里回到这个角落中,歇一歇,静一静,回望来时的路,从琐碎的生活和光影里觅取一些美好和温情,然后再继续赶路。也许这些不起眼的情景,这些感动和温暖,这些肃然的敬畏和真诚,会成为前面路上的铠甲和希望。

冬日阳光徐徐来

□寇俊杰

家乡地处中原,虽然四季分明,但过渡得却含糊不清,若即若离,像是一对恋人,心情时好时坏,在分分合合之间,让人摸不着头脑,不知不觉突然收到请柬,两人要结婚了。冬天阳光的请柬就是秋意阑珊之时,人们需要阳光取暖,柔和的大幕徐徐拉开。

冬天来了,树叶已经落尽,干枯的树枝线条分明,斜逸旁出,像倒立在天空下的鱼刺,并不能给人以美感,甚至还有一些丑陋,但别害怕,这并不是冬天的全部。这时的天空依旧高远明净,湛蓝如青花瓷,几朵白云在空中随意继续慵懒,那闲适自在的样子,隔着辽阔的空间也能让人感到她安详宁静的美,季节的转换对她来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,她像是淡于梳妆的仙女,笑着看着地面上人们的秋收冬藏,不问大地丰收与否,不管世间人事沧桑,不言日月晴暖凉,她就那么洒脱地在天空游走着,但谁也不用担心,她决不会变成巫婆,

在浩瀚的天空她只会变幻自己的身形,或丝丝缕缕,或团团散散,蓝天是她绣楼,缓慢是她笑脸。

一年四季,要数冬天不惹人怜爱,寒风刺骨,花木凋零,但这却更阳光的宝贵。阳光、蓝天和白云是冬天的“吉祥三宝”。冬日所及,风景无限。在春天,百花可以徐徐盛开,那是让人不至于一下子沉醉其中。而在冬天,同样柔和的阳光徐徐而来,那是让人适应冬天舒展、恬静的生活,为元旦、春节这两个盛大节日的到来做好准备,酝酿出一年最喜悦的光景。冬天不是四季的结束,而是一年中的高潮,高潮的到来需要慢,需要等待,需要仪式感。

冬日阳光徐徐来,是给冬天做一个蓄势待发的开始,为的是在年终留下最美好的回忆,以便开启下一年更加自信的力量。冬日的徐,不是慢慢腾腾、磨磨蹭蹭,更不是出工不出力地“磨洋工”,冬日的徐,一定是步伐的坚定和沉稳,是

迈出一步决不收回的大气磅礴。

抬头望云日,俯首看苍生。只要怀有一颗诗心,你就会发现任何时候都不乏美丽的风景。在冬日下,同样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发生。对于弱势群体的扶助,会在这一时间达到新的高度,同在一个蓝天下,就该享受同样的温度,“送炭行动”像一股暖流,在尘埃里进行热传递。尽管这种升温也是徐徐而来,但在冬天,这却是一粒火种,会传播,会不熄,会恒温,虽然寒风依旧,但这种温度把季节最美的容颜留在时光深处,即便是最低的角度,也永远是巧笑倩兮、美目盼兮的模样,阳光有可能照不到,但关怀可以温暖到所有的地方。我们不能让花四季开放,但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”,这是大自然对冬天的公平。

冬日阳光徐徐来,徐徐来,脚步走出温情的慢板,就这样走到你的面前,走向最终的幸福……

